

魏同賢
安平秋

主編

壹

凌濛初全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不簪纓。蕭條人吏散。烏雀下空庭。鄙夫心所向。晚節異平生。將從海嶽居。守靜解天刑。或可累安呂。茅茨君試營。

《聖門傳詩嫡冢》

《言詩翼》

《詩逆》

贈祖三詠

海外官舍作

《聖門傳詩嫡冢》

《言詩翼》

《詩逆》

凌濛初全集

魏同賢
安平秋

主編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凌濛初全集 / 魏同賢，安平秋主編. -- 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506-0145-1

I. ①凌… II. ①魏… ②安… III. ①文學—作品綜合集—中國—明代 IV. ①I214.8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264474號

- 書名 凌濛初全集
主編 魏同賢 安平秋
責任編輯 樊昕 李相東 卞岐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照排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刷 江蘇鳳凰鹽城印刷有限公司
江蘇省鹽城市純化路29號 郵編224001
開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張 222.375
字數 6533千字
版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0145-1
定價 880.00圓(全十冊)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5-88153008)

國家『十一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凌濛初像



明徐州別駕初成公像

前言

在本《凌濛初全集》即將面世的時刻，作為編纂者之一的我，有責任就編纂層面的事務作一次粗略的交代，以作為本全集的前言。

就話本小說的發展史而言，馮夢龍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各站上一個奇瑰的高峰，「三言二拍」的合稱，歷來代表了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發展歷程的新階段。而晚明那個禮崩樂壞、風雨飄搖的大時代，不但給那一時代的知識分子鋪設了一條顛沛多變的生活道路，而且賦予了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以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修養與藝術趣味。這結果便是「三言」、「二拍」的相繼問世，以及相當數量戲曲和各種著述的誕生。如果說，他們之間還有什麼差別的話，那就是凌濛初還在編輯出版方面有所建樹。如今，《馮夢龍全集》早已竣事，擺在我們編纂出版工作者面前的任務，便是盡早編纂一部《凌濛初全集》了。

着手編纂，一開始就遇到了難題：凌氏著述到底有多少？找不到現成的答案。傳統的書目文獻家，眼光多集中在詩、古文領域，對於後起的戲曲、小說，雖受到群眾的喜愛，却難得到他們的關注，即偶有記載，也大多零零碎碎。因此，對此就必須從調查資料做起，既要翻找文獻，更要到各藏書單位實地查閱，方才對凌氏著述取得一個大致的了解。

有了這個概括的了解之後，隨也就遇到了文集收錄範圍的難題。凌氏固然同其他古代作家一樣，是以著作成家的，他有詩文、有戲曲小說，可同時也有大量改編、選編的作品，更有大量評點、輯評的其他作家的

著作，因此，文集的收錄範圍便也成了一個難題。不過，考慮到凌氏編輯出版家的特點，如果僅收錄其著作，而舍棄其改編、選編、評點、輯評等類作品，則不能反映凌氏的文化活動全貌，也即不能反映凌氏其人，因為，凌氏的生活、志趣、才識往往寄寓於其中。於是，在聽取了各位友人的意見之後，決定予以收錄。

下一步自然是搜羅底本了。底本收藏十分分散，但有多位友人的幫助，還得到了相關單位的支持，嘉惠學林，同意使用其底本，只不過要按照有關規定，收取一定費用而已。幸運的是，此費用得到了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資助。

排印需要標點，這是古籍整理出版的規定程序，可是，要不要校勘呢？又遇到難題了。決定這個問題的前提是：一、凌氏著作基本上為孤本，即使「一拍」有後人轉刻本，但凌氏本人的初刻本也存世，足可存真；二、改編、選編的作品，不知道凌氏所據為何書、何版，無從核校；三、評點、輯評諸書，凌氏大多說明原書來源，各具獨特性，如有與其他版本相異處，却正是其優點，更不宜校改。於是，本全集在整理工作方面便只有標點，全不校勘。明顯的錯別字徑加改正。

這一來，《凌濛初全集》便形成了一部資料性的大型圖書，編纂整理者所做的工作，僅限於彙編文獻、標點糾錯，以期給學術界提供一部研究凌濛初的可靠文獻，既代勞了他們遍跑各圖書館的辛苦，也厘清了各文獻的傳播脈絡。

本集定為全集，也只是從現存凌氏各書而言，如果從凌氏著作整體來看，那是並不完全的，如他的兩部詩集《國門集》、《國門乙集》已遍尋不得；他的戲曲可以查得到目錄的竟有十三種之多，可今天能見於全集的，則僅《識英雄紅拂莽擇配》、《虬髯翁》和《宋公明鬧元宵》三戲而已，流傳下來的僅僅是一個零頭。其他在歷史、軍事、吏治等方面的著述，便無法考見了，這真令人遺憾又無奈。但願本全集的出版，能够避免這種遺

憾又無奈的進一步發展。

現在，或許可以說一說學術界從這部全集中將能夠看到什麼了。

一、關於凌濛初的家世、生平、著述。

從本全集各書的序文、識語以及所附載的《凌氏宗譜選錄》，我們大致可以勾勒出凌氏的世系及生平、著述概況。凌濛初，稚年時字玄房，號初成，一名凌波、波汧，別號即空觀主人。世居浙江烏程。生於明萬曆八年（公元一五八〇），死於明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徐州抗擊農民起義的戰事中。他是曾中過進士、做過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凌迪知的第四子。生而穎異，青年入廩，可與科舉無緣，屢試不中，四次落選後即作《絕交舉子書》，擬作山林之隱。江西撫軍潘昭度慕其才，招爲幕賓。又受到朱國禎的賞識，得貢選爲上海縣丞。在任八年間，不負所望，曾成功輸粟北都，又曾創行「井字法」，肅除鹽場積年弊端。因政績顯著，升爲徐州通判，分署房村，治理水患。此時已屆朱明王朝的末期，大廈將傾，建州的鐵蹄雖尚未踐踏中土，農民義軍的洪流早已風起雲湧。在徐州當地，先是陳小乙等小股的騷擾，繼之是李自成大軍的攻掠。就是在這一時代的風雲中，凌濛初以愛民、忠君爲操守，嘔血而逝。

凌濛初出生於一個世宦之家，走科舉道路當然被視爲人生正途，即使屢經挫折，一旦遇有入仕機會，便會傾力以赴，可當時的晚明已不能爲他提供建功立業的沃土，致使他亡於殘酷的戰爭中，年僅六十五歲。凌濛初出生於一個讀書世家，其祖、其父、其叔、其侄不但曾做官爲宦，且均有著作傳世，皇皇巨制如一百四十六卷的《古今萬姓統譜》、一百三十卷的《史記評林》等等，便都是凌氏一族的文績，凌濛初自幼便濡染在如此濃厚的書香氛圍中，這促成了他一生著述、馳騁才華的不懈追求。

凌濛初的著述到底有多少，由於歷史的汰洗，我們只能了解一個大概。在詩學方面，有《聖門傳詩嫡

家》、《詩逆》、《孔門兩弟子言詩翼》、《詩經人物考》；史學方面有《後漢書纂》、《戰國策概》、《倪思史漢異同補評》、《十六國春秋刪正》、《刪定宋史補遺》；小說方面有《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世說新語鼓吹》；戲曲方面有《譚曲雜割》、《南音三籟》、《虬髯翁》、《識英雄紅拂莽擇配》、《宋公明鬧元宵》、《顛倒姻緣》、《桃花莊》、《鶯忽姻緣》、《穴地報仇》、《劉伯倫》、《禰正平》等雜劇和《喬合衫襟記》、《雪荷記》、《合劍記》等傳奇；他的個人詩作有《國門集》和《國門乙集》、《鷄講齋詩文》、《燕築吟》等，至於不明內容和形式的《贏滕二割》、《蕩櫨後錄》等尚有數種。另有經其選輯、集評、評點的典籍，涉及《詩經》、唐詩、陶潛、孟浩然、王維、韋應物、孟郊、李賀、蘇軾、黃庭堅等多家著作。令人扼腕的是，不少著作已經亡佚，以致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僅僅是收錄在這部「全集」中的篇章了，但願這些篇章能借本「全集」的面世，在新的文化空間中生存與延續。

在這些著述中，首先值得我們重視的自然是兩部擬話本小說集——初刻、二刻《拍案驚奇》。對於這兩部小說集的創作契機及經過，凌氏是有明確交代的，他在《二刻拍案驚奇小引》中講到：「丁卯之秋，事附庸落毛，失諸正鵠，遲回白門，偶戲取古今所聞一二奇局可紀者，演而成說，聊舒胸中磊塊，非曰行之可遠，姑以游戲為快意耳。」可哪裏想到，這些游戲之作，却受到了廣泛的歡迎，連凌氏自己也不免發出「支言俚說，不足供醬瓿，而翼飛蹀走，較撚髭嘔血、筆冢研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詎有定價乎」的深沉慨嘆！

兩部小說集應有八十篇，現存七十八篇，從創作途徑講，他是循着馮夢龍的足迹前行的。他以為「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所以把「三言」作為樣板，而在創作上又取得了新成就。較之「三言」，「兩拍」具有了一些新因素，這表現在：一、內容更加貼近晚明的現實生活。就題材來源講，不管是取材於時事趣聞，還是摘錄於歷史故事，它們都熏染着鮮明的時代特點，因而大都是晚明社會生活的藝術反映。小說涉及不少官場的黑暗和社會的不公，也涉及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重商觀念的勃

興；也還涉及婦女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並曲折折射出貞操觀念的變化；也更涉及宗教的腐化與市俗生活對僧侶生活的侵蝕。諸如此類，都與累世相傳的生活和觀念有所不同。二、形式更加完美。如果說馮氏「三言」還保留着傳統的、民間的話本很濃厚的純樸色彩的話，那末到了凌氏「兩拍」這裏，便呈現出較強的創作個性了。這表現在題目、結構都較為整齊完美，不留缺憾；而故事的發展也綫索清晰，有迹可尋；語言的運用較為鮮活；更為重要的是細節描寫的進步。而這，恰恰是小說創作走向成熟的標志。

不僅如此，凌濛初對小說理論也有新的貢獻。當我們在閱讀「兩拍」的時候，總感到有一股強烈的說教氣，其實這正是他對傳統文學功利性觀念的繼承。文學要寓褒貶，要曲終奏雅，《琵琶記》第一折末唱《水調歌頭》所宣示的「不關風流體，縱好也徒然」，早就被馮夢龍所化用，「喻世」、「警世」、「醒世」，處處離不開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勸諷，而凌濛初也是一以貫之，所謂「意存勸戒，不為風雅罪人，後先一指也」，是充斥於初刻和二刻中的。這種文學創作的方式，人們可以有不同的評說。不過，對小說的創作，凌濛初却有更深層次的思考。其一是事實與想像的問題，他所實踐的是「事之真與飾，名之實與膺，各參半」，顯然已經意識到，文學創作不能脫離真實，但同時也不能缺乏幻飾，只有這兩者的巧妙結合，方才會產生成功的作品，這可真有點暗合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了。同時，他又在創作上追求「奇」，有了「奇」，方才能够「新聽睹佐談謔」，才會受到人們的歡迎。那末，何謂「奇」呢？他在批評常人的誤解時曾加以闡發：「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為奇，而不知耳目之內，日用起居，其為譎詭幻怪非可以常理測者固多也。」（《拍案驚奇序》）文學上的這種奇，本來就寓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大可不必別求於牛鬼蛇神。檢之「兩拍」的實踐，正是在社會現實生活中尋求他的創作源泉的，所謂的「拍案驚奇」，是奇其意，並不必奇其材的。

凌濛初的戲曲創作雖多，流存却少，今所存見者僅有雜劇三種和傳奇的一些套曲，如果再參以理論文字

《譚曲雜劄》和選輯《南音三籟》，則仍然可以較全面系統地梳理出他在戲曲理論和創作上的成就。我國戲曲發展到明代後期，出現了流派紛呈、作品衆多的繁榮局面，這給戲曲理論家提供了總結經驗、深化思考、提煉理論的良好條件。凌濛初身處這樣一個時代，也作出了他應有的貢獻。細審他的《譚曲雜劄》，便會發現他並不是憑空虛造，而是在品評各作家、各作品的基礎上，闡發着他對戲曲的看法的。那部摹仿《詩品》而誕生的曲品《南音三籟》，更是將其理論標準落實在了具體的作品上。他的戲曲理論總是偏於鑒賞，說它是戲曲鑒賞論未必缺乏依據。文學鑒賞的準確與否，並不是鑒賞者隨心所欲的興之所至，而必須依據一定的藝術標準，衡量一種鑒賞論是否有真知卓見，便也要看這種標準的是否合理。凌濛初在《譚曲雜劄》中開宗明義提出：「曲始於胡元，大略貴當行，不貴藻麗。其當行者曰本色。蓋自有此一番材料，其修飾詞章、填塞學問，了無干涉也。」所以他在推崇「荆、劉、拜、殺」四大劇作的前提下，筆鋒所向，直指當代盛極一時者諸如湯顯祖、沈璟、張鳳翼、梁辰魚等曲壇名家，用那把藝術的解剖刀，將《梨花記》、《南西廂》、《明珠記》、《玉環記》等一批名作細爲評定，這固然需要巨大的藝術勇氣，而更根本的則在於他的理論自信，他堅守的傳統的評價標準。

正是在此理論基礎上，他選輯了《南音三籟》。我們如果把《南音三籟》當作一部明代戲曲、散曲的選本閱讀，或者徑作爲一部曲譜看待，那將大大背離了凌濛初的選輯本意。要知晚明社會早已不同於元時，作爲上層建築構成部分的文化藝術，也應有新的發展，戲曲自然也不會例外。新戲曲或源於民間的新創，或者出於作家的喜好，或由於地域的差異，對於原有的語言、音韻，自然會有所突破，這種突破有其合理的成分，也有損害戲曲固有優點的因素。凌濛初對此創作現象不以爲然，在出於救危匡弊的動機下，方才有了《南音三籟》的選輯。他把當時的戲曲、散曲，「曲分三籟，其古質自然、行家本色爲天；其俊逸有思、時露質地者爲

地；若但粉飾藻績、沿襲靡詞者，雖名重詞流、聲傳里耳，概謂之人籟而已。」（《南音三籟凡例》）借以達到他所期望的那種藝術創作境地：「夫籟者，自然之音節也，蒙莊分別之爲三，要皆以自然爲宗，故凡詞曲字有平仄、句有短長、調有合離、拍有緩急，其所謂宜不宜者，正以自然與不自然之異在芒忽間也。操一自然之見於胸中，以律作者、謳者，當兩無所逃，作者安於位置，謳者約於規程矣。」（《南音三籟叙》）這在保護傳統上自然是有益的，然而却容易阻礙戲曲在新時代的前進。

至於凌濛初所創作的《虬髯翁》等劇本，實在是其戲曲理論的體現。體制曲文，完全恪守着傳統的成規，所以才會有人說「初成劇真堪伯仲周藩，非復近時詞家可比」（汪樗語），而「置之勝國諸劇中，不讓關馬」（《盛明雜劇二集》本《虬髯翁》眉批）。所作劇本題材，全取自歷代故事，借史傳志，不管是頌英雄美人，還是貶歷史罪人，都飽含着作者強烈的愛憎。

在本全集中，我們盡可能多地收錄了凌氏編纂、刻印的圖籍，這是本全集不同於其他全集的顯著特點，此特點在於顯示作爲編輯出版家的凌濛初所作出的突出貢獻。明末烏程晟舍閔、凌二氏所刻印圖書，史稱閔刻，那是與金陵、新安齊名的吳興刻書中心，凌濛初參與其中，樂此不疲，以其精美的板刻，豐富着閔刻的寶庫。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凌濛初編輯、刻印的圖書，仍然多達十餘種，大都集中於文學類的詩文戲曲類，這是同凌氏的專長和喜愛分不開的。那末，凌氏在編輯和刻印方面到底有哪些特點值得我們借鑒呢？我以爲：一、注重名著、名家的選擇。他的編輯眼光，始終關注着名著、名家，用今天的話講，就是注重優化選題。《詩經》已經上升到經的地位，他就特別加以研究並出版；詩家之中，陶潛之下，李、杜之外，只取唐代王維、孟浩然等數家，這也是同唐詩的歷史地位相適應的；戲曲方面僅取南北曲爲首的《西廂記》和《琵琶記》，小說便只有《世說新語》能够進入他的編刻範圍了。二、注重版本的選擇。凌氏所編刻的各書，選用版本都是

經過他精心鑒別挑選的，這在他爲各書所寫的序文和跋語中都可得到證明。比如，《詩經》他單取鍾伯敬評點本，就是以爲鍾評本「領會要歸，表章性情，摘發字句，標示指月，爲言雖無多，而說詩諸法種種具備」（《鍾伯敬批評詩經序》）。《孟浩然集》版本的選定，蓋在「襄陽詩集劉須溪先生批校本，乃其全者。近更得友人潘景升家所梓行，則復有李空同先生所參評」（《孟浩然集識語》）。諸如此類，舉不勝舉。對於他的選取標準，或許不會得到所有的認同，但對他鑒別挑選版本方面所持的嚴格態度，我們却是不應輕忽的。三、集評或新評注。評和注，本是我國傳統文學批評中評點派的兩大特色，的確能够靈活地表達評者的理解和評判，這同時也指引着讀者的閱讀方向，所以受到人們的廣泛歡迎。凌濛初更是在他編印的圖書中，對於搜羅各家舊評和增加個人新評的工作始終不遺餘力。自然，他做這項工作時並不是有聞必錄，而正如他在編輯《陶靖節集》的識語中所云：「諸家之評其詩者，陶則宋人獨詳，韋於近世亦復不少，其丹鉛雜見不能定於一，斟酌其間，則余竊有取焉爾。」都有其主觀的選擇標準。綜觀他的集評特點，其一是廣收，照顧到各家的不同觀點，比如《唐詩廣選》一書，他就輯錄了四十多家的評批；其二是重點突出，這就是對南宋末年愛國詞人劉辰翁的評批特別重視，真正做到了竭力搜求、有聞必錄的地步。我們今天要閱讀劉辰翁的評批文字，本全集則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至於凌氏所作的新評，則可以視作凌氏文學觀的輔助資料。四、加插圖。戲曲小說加圖，以助閱讀興味，不自凌濛初始，但凌氏却能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求精，只要看看他爲《西廂記》、《琵琶記》和《識英雄紅拂弄擇配》所加的插圖就可以了。爲前兩書繪圖者爲王文衡，刻工則是黃一彬、鄭聖卿，想必是當時的名家高手，方才有此傑構，時至今日，仍然輝耀着魅人的藝術光彩。在《識英雄紅拂弄擇配》的識語中，凌濛初特別敘述了插圖原委：「余既以三傳付剗刪氏，友人馬辰翁見而擊節，遂爲余作圖。」這是作家與畫家合作而相得益彰的顯例。五、精刻。這指的是彩色套印。凌濛初將這種印刷技術運用到得心應手的地

步，不僅將評點文字與正文相區分，且將不同評點文字施以不同顏色，造成一種色彩斑斕的閱讀效果。

凌濛初在編輯、刻印圖書方面所具有的上述特點，至今仍富有鮮活的生命力，足以給我們整理古籍工作以借鑒。只是由於標點、排印的關係，在刻印方面的特色已經難以顯示了，不免給人一種無奈的遺憾。

本全集早在十年前已完成，只是由於原約定出版方的人員更迭而擱置。現在承鳳凰出版社姜小青、卞惠興諸先生的關注，在承受着巨大經濟壓力下伸出援手，使得本全集逃脫了胎死腹中的厄運，這是令我們全體編纂人員深為感謝的。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於滬上寄寓

聖門傳詩嫡冢

徐時儀
標點

說明

《聖門傳詩嫡家》十六卷，附錄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經部詩類存目》一著錄，謂「明凌濛初撰。濛初字稚成，烏程人。是書輯《詩序》及毛《傳》、鄭《箋》，又以豐坊《詩傳》冠各篇之首，而互考其異同，以《詩序》舊稱出子夏，《詩傳》亦稱子貢，故以《聖門傳詩嫡家》爲名。其末附錄一卷，則豐坊所作《申培詩說》也」。

此書封面署「崇禎辛未易月下澣閩督學使者雲間何萬化宗元父題」，可知刊印於崇禎四年（一六三一），惜何萬化生平不詳，無從考知他與凌濛初的交往。

此書首爲寫刻凌濛初《聖門傳詩嫡家序》，行書，字體雋秀，決爲凌濛初手書。下依次爲郭子章《二賢詩傳小序》、萬尚烈《詩測合傳序》、李維楨《二賢言詩序》和詹思謙《二賢詩傳小序跋》，再下爲子夏《詩大序》和鄭玄《詩譜序》，再下爲《詩經嫡家凡例》七條，署「吳興凌濛初初成父識」。再下爲目錄、正文。正文中縫書「傳詩嫡家」「卷之X」「頁碼，雙魚尾。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有凌濛初眉批。

所謂子貢《詩傳》，實爲豐坊偽撰。但晚明相信《詩傳》爲子貢原作的頗不乏其人，看本書前列諸家序文便可一目了然。而凌濛初之所以信真又有其個人原因。他讀毛《詩》而心存四疑，及讀《詩傳》，便「一覽而群疑皆釋」，從而受惑，並進而以《詩傳》冠於各家之首，下列毛《傳》、鄭《箋》，並及豐坊偽撰的《申公詩說》，企圖給學者提供一個「自證其同異，自折其短長」的學術方便。

這看來似乎是一個可取的學術指向，却在豐坊作偽、一些學者信偽、另一些學者辨偽的過程中，起到了